

【文化观澜】

## 《庆余年》讲的是两代人的成长接力

□韩松落

正在播出的电视剧《庆余年》一路看下来,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反而是并没有真正出场的叶轻眉。她始终只存在于人们的讲述、回忆和想象里,这个在46集长篇电视剧里贯穿始终的角色,人们最终也不知道她是谁演的,还在到处提问。

叶轻眉是谁演的,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范闲就是升级版的叶轻眉。她和范闲其实是同一个人物、同一个梦想,只不过一个是暗写、一个是明写,一个是虚写、一个是实写。

叶轻眉的写法,类似于《蝴蝶梦》中文德斯的前妻、曼德利庄园的前女主人瑞贝卡,她是真正的美、她的事迹,都是通过别人的讲述以及她对别人的影响显现出来的。管家丹弗斯夫人仿佛是她的身影,在她死去多年后,依然忠心耿耿地执行着她的命令——文德斯夫人是这样的,文德斯夫人可不是这样的,文德斯夫人操办的晚宴多么盛大……瑞贝卡仿佛庄园之魂,不见其人,但故事的篇章里始终存留着她的传说。

《庆余年》里叶轻眉也是这样的存在,只不过她还是这个故事里最大的光明面。作为一个生活在古代时空里的现代人,她思想超前,她广交朋友,给自己打下影响力的基础,她用现代人的思维,在庆国建立了社会公正秩序,“发明”了香皂、玻璃、白糖,让庆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并且建立了内库来管理财政。最牛的是,她还建立了鉴查院,在鉴查院门口立下一块石碑,写上了她的社会理想——一个公正、幸福、美好的社会。难得的是,她还很有趣,她寻找皇室的秘密,发现了皇太后藏东西的暗格,但她是这样描述这个暗格里藏的东西的:“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没准有些追求者,写了些情书给她。”皇太后被她轻描淡写地去神圣化了。

所以有人说,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故事要写的,其实是现代思想和古代时空的碰撞,让一个现代人落在古代时空,只不过是为了放大这种冲突的程度。这是作者猫腻创造的“庆余年世界”最有贡献的一点。

让人遗憾的是,故事的开头就交代了叶轻眉离世,她真正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但她真的失败了吗?似乎又没有。她留下一个和她有着同样思维的儿子,范闲是她的升级版,站在她的肩膀上,继承了她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她儿子所在的时代,比起她所在的年代终究是进步了很多,毕竟,在用过香皂、玻璃,吃过白糖,体会了新生活的必要性之后,人们很难真正走回去了。尤其是年轻人,也有了新变化。范闲就是一代人的代表。

范闲继承了叶轻眉的基因,他本来是没有太大抱负的,但他又有非常明确的社会理想;他体恤普通人,对大家一视同仁,一住进府院,就想遣散仆人:“我有手有脚的,身体这么好,哪需要你们伺候啊?生而为人,大家都没有什么贵贱区别,你们也该为自己活着。”人物身上始终秉承和传达的公正观念,让观众逐渐感受到剧集核心的温暖所在。所以,他常常会被母亲未竟的事业召唤:“让世界变成碑文上那样,我会活

得更快活。”

范闲为帮挚友讨回公道,一路杀程巨树,查真相,看似肆意张扬,却代表着那个古代时空里的希望所在,希望是最可爱的东西,也是最温暖的東西。满载希望的《庆余年》其实是一个温暖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是以一张一弛,正剧和轻喜剧交替的风格来进行,一边是斗争和阴谋,一边是范闲的举重若轻,他用现代词汇解构严肃堂皇的一切,当他说出“求更新”“智商盆地”“抗药性”“剧情狗血”“顺丰”“看八卦”,听到有人名叫“范思辙”的时候差点笑场,现代思想和古代时空的对比顿时跳出来了,社会进步的线路顿时出现了,那些严肃的东西顿时瓦解了。

《庆余年》里还有很多温暖的细节,范闲离开澹州时亲范老太太额头的举动表达了中国家庭关系里的孝义;被陈萍萍设局揪出的朱格,虽然结局令人唏嘘,但他一切皆为庆国的赤忱忠心让人感慨;王启年看似贪婪市侩,但在家国大义面前也会展现重情重义的一面;林婉儿拿着鸡腿出现;范思辙和范闲先敌后友,时刻不忘他的一盘小买卖,想做书商,售卖范闲“写”的《红楼》,还想把市面上的盗版全都收回来。剧里每个人物都会有其柔软可爱之处,有血有肉有烟火气。这是《庆余年》最大的魅力所在。

范建对范闲说:“朋友这两个字在京都,过于奢侈。”但范闲这个年轻人,一路靠着友情和爱情的支撑过关斩将,历经艰辛,不仅让观众真实感受到仗义友情和坚韧爱情的力量,同时也更容易让当下的年轻人共情,在这个故事里找到自己的情感输出点。

《庆余年》中有一个挺令人惊艳的设定,是关于人类文明的周期性轮回的。持有这种理论的人认为,人类曾经有过好几个文明周期,后来都因为武器泛滥和资源匮乏而陷入溃败,一些人幸存下来重新建立文明。叶轻眉决心打破这种轮回。她没有完成的事,后来由范闲和另外一些支持她的人一起完成。时代终究要进步,年轻人终究是自己父母的升级版。这也正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反复发生过的事。《庆余年》是一个大学生笔下的故事,但它提炼了历史上的一个普遍规律,以温暖的方式把这个规律反映了出来。

这样的成长过程,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也曾经被写出来很多次,但中国人写的这样的故事往往悲观,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温暖的达观的故事。在《庆余年》里,人们虽然被时势左右,但还是沉浸在日常生活里,眷顾着人间烟火气,热爱美食茶饮,热爱美景风情,用尽一切去维护友情和爱情,在嬉笑怒骂间,让人生前行。

猫腻的小说原著编织了精密的故事,构造了一个复杂宏大的世界,并且给出了相当积极的观念。而电视剧《庆余年》却让这个复杂的世界有了古怪精灵、洒脱恣意的男男女女,有了人情味,有了明晰的成长线。这是最能让我们共情的部分。

一代一代,世界终究是有变化的,带着这种希望,我们成为前人的升级版,继续他们没做完的事,没完成的让世界更美好的大业。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始终是最珍贵的礼物。

□邱华栋

狄德罗写《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时这样诘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从最近的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难道我们知道我们去什么地方吗?这个问题在作为“对狄德罗的一种变奏”的《雅克和他的主人》里再次出现。而且,昆德拉说:“当人们做预言的时候,总是错。然而,再没有比这些错误更真实的了:在人们关于他们的前途的设想中,有着他们眼下的历史状况的存在本质。”

请允许我换一个视角,看看政治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的公民文化观察。即便推行着同样的制度,意大利不同地区的发展依然快慢有别。其间奥秘的关键变量竟是地区内合唱团、足球俱乐部以及其他形式之社团的数量。玄乎一点说,可依据城区合唱团的数量,快速推算出当地的行政效率。而结社数量和规模的差异要一直向上追溯到16世纪。所以说,你此刻的命运,有一部分是掩藏在500年前的定数里。

临时闪现在脑海里的这两个片段,和我想要说的文学有什么联系呢?

从经史子集中获得知识的士人们,用权力的方式将主导文化确立下来。上千年学而优则仕的“正统”路径,导致我们古代的文化具有强悍的连续性。虽然唐诗宋词元杂剧和明清小说这些不同的文学门类在属于自己的时代大放异彩,但背后都有一个稳固的东西作为总体支撑,那就是文章之学。到了当代,文学才完全变成一种艺术客体。如今,难以达成共识的社会现状、审美的多元倾向和当代人的间离意识,让我不得不疑惑,我们今天所秉持的文学精神,在10年或100年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直在叙述范式转型。到世纪末,文学的体制化秩序逐渐柔和。“新概念”作文竞赛让“80后”作家大面积入场。与此同时,网络文学“元年”降世——当然这都是通过后来的指认,才能看见其发轫之功。有趣的是,那一年阿来成为《科幻世界》杂志主编,而这份杂志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科幻的进程。现在回顾过去20年、100年甚至1000年的文学,我突然产生联想,过去是否与当下,此刻是否与未来有着某些隐秘的关联?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给未来留下些东西,那么我们依靠的又是什么?另一方面,出处不明的清华简、马王堆汉墓帛书、莫高窟的敦煌遗书、《四库全书》和《红楼梦》,它们在博物馆、图书馆,也有可能在家里的书架和床头,共同携带着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基因密码。那么,现在的文学会被如何保留?我们现在有海量的数据存储技术,这无处不在却无可触摸的云空间,是否也会被未来的技术手段取代?我大为好奇。

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

森曾说:“未来早已到来,只是尚未普及。”刘慈欣则说:“未来像盛夏的大雨,在我们还不及撑开伞时就扑面而来。”这两句话应该怎样理解?若从帕特南教授的研究和雅克宿命论的角度入手,也许,500年后的事情今日已种下因缘。我在敷衍历史小说时,明确感到了戴着镣铐跳舞的沉重美感。比如长篇小说《长生》的写作过程中,丘处机的诗文、铁木真的命运和蒙元史给了我很大的限制,但我看到一篇同样以成吉思汗为主人公的小说《征服者》,则把人的欲望的主场从疆域嫁接到宇宙中,其中多多少少都有我们这个高科技时代太空竞赛的影子。可见,充满了杀戮的历史,自有其内在肌理。无论古今未来,都难以发生根本的变化。文学要面向未来,绝不仅仅是说文学要走在潮流前端,争取更新鲜的思考力。实际上,文学面向的未来,是我们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因为它能够在面对“变”的同时气定神闲地书写“常”,这种力量也就能战胜时间。

希利斯·米勒在世纪之交有关于“文学终结”的断言,他认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这意味着文学的衰微和“下沉”的精神况喻。但如果我们认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所谓“印刷资本主义”促力完成民族的认同,那么,近三十年,互联网时代的电子媒介的普及与综合性媒体空间的铺开,必然重新构造我们的生活逻辑和情感体验。让我们看看吧,文艺青年们的“精神角落”豆瓣网,其阅读频道聚集了大量具有深度思考能力的网友,很好地容纳且激活了他们日常生活掩盖下的文艺生产潜能;与此类似的是,骚客文艺、人间theLivings这样的平台在定调方面更为贴近潮流和生活,弱化了文学的殿堂性质;诸如“押沙龙”和“读首诗再睡觉”等微信公众号充分施展互动价值;未来事物管理局则是科幻爱好者的培养皿,时尚有趣。从这些在文学课堂和文学期刊之外的空间和社群里,不难看出,他们在逐渐衍生出新的公共领域和新的叙事伦理。我们应该懂得:文学交往的方式和文学生产的逻辑,在被世界上发生的各种新鲜事物潜移默化地重塑着。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元的描写和解释能力。

文学必然要继续经历洗选和新生的过程,仍旧要以催生新的审美特质与文化内涵为己任。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甚至认为,富有未来镜像的文学世界会超脱于现实三维空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将提供新的想象,且与古老的哲学和神话殊途同归。看吧,文学如何?这个问题一直以来被提出和思考的方式需要刷新,因为它是永不干涸的流动盛宴。我们的种种关切应该寄托在这个新问题中:文学面对的究竟是何种未来?

【沉思默想】

# 文学面向的是何种未来